

世界禁书文库

SHIJIEJINSHUBAIBU
世界禁书百部

午夜疯狂

远方出版社

世 界 禁 书 文 库

午 夜 疯 狂

〔美〕史密斯·窦 著
韩志明 译

序　　言

在人世上有两种理论：一种是说给别人听的，自己不去做；一种是自己做，却不让别人知道。于是我们经常看到在嘴上痛斥男女的无耻性爱，而在背后却偷偷地光顾女孩白嫩的肉体，富婆暗暗地寻找坚挺的性伙伴。人类没有野兽真诚，但富有创造力，竟能研究出春药。

维多利亚时代的许多女人都使用具有龙涎香香味的春药。据说是一位叫约翰·辛格的外科医生在 1880 年配制出来的。所以，辛格医生，希望你原谅我为了故事情节的需要而改变了这种春药的使用日期。

绑架一个丰满妖娆的女人，让她顺从地让人摆布，是否考虑春药能发挥其作用，还是用其它什么东西

.....



午夜疯狂

1

被捆绑的女人肉体是最迷人的……

女人是什么东西？我是爱德华王子……

“我喜欢美国女人，因为她们富有创见力，而且可以带给社会鲜活的气氛。她们活泼可爱……”

——爱德华王子

他竖起大衣领子，迎着冬天的暴风雪向南走去，已经走了三个多小时了。若不是因为这场暴风雪，他本来是能在那该死的晚宴开始之前到达伦敦的。

然而，他终于到了弗塞斯宅。此时，他满身是雪，站在光秃秃的院子里想着这世界上唯一能帮助他的人。

当他宁静的生活被他人的一种犯罪行为所打破的时候，阿哥里特·温德浩恩（也即下文中的昵称“佳茜”和“佳丝”）此时在做什么呢？

布莱思一边擦着眼罩上的雪花一边观察着她。

今晚，就和往常一样，佳丝在和朋友聊天。她的朋友同时也是布莱思的朋友——安和莱思·肯德尔夫妇以及瑞恩和加文·萨瑟兰夫妇。

佳丝和几位朋友正在谈论着什么计划。佳丝总是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创造新的生活，以不同的身份以便和她的姐姐克丽尔有所区别。她妈妈总是让她尽快嫁给一个有地位的男人，远离姐姐克丽尔给她造成的不良影响。她和朋友们也经常对此事开

玩笑。今晚，和往常一样他们又在评论新的候选人——一个英国人。

佳丝清脆的嗓音穿过花园的门，传进布莱思耳朵里，使他感到尤如喝了一杯白兰地，全身都是暖暖的。

该死的克丽尔！如果不是因为她，布莱思也会在晚会上和他们一起喝茶、聊天。她的恶行将破坏他和一个女人的多年的友谊——这个女人则是他前妻克丽尔的妹妹。

布莱思向厨房门走去。他暗暗祈祷不要碰上佣人，即使一旦遇上，他也要吓跑他们，然后像贼一样闯进去。

他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他不愿从前门进来，不愿面对肯德尔和萨瑟兰夫妇和随之即来的问题。他只想单独和佳丝谈谈。

他推开门进去，站在门槛那里侧耳倾听。迎面扑来的热气使他禁不住浑身颤了一下。楼梯上没有佣人，客厅里也没有音乐声，房门虚掩着，人们在互道晚安。

布莱思上到二楼的卧房里，他知道佳丝就住在那儿。在克丽尔曾住在这里时，他和克丽尔结婚之前也曾来过这儿。而婚后的生活却犹如噩梦一般。

五年前，他曾这样偷偷溜进来过三次。他向克丽尔求婚，她欣然同意，随即他们就定下了婚期。而那时布莱思是多么期望尽快迎娶自己的新娘啊。克丽尔在结婚前不但很配合，而且还纵容他在半夜一点钟里像一只公猫一样溜进门来，爬上蜿蜒的楼梯，钻进二楼她的卧室里。在她的躺椅上，他满足了自己的欲望。也满足了她。在他第三次来访时，他抱她上了床。尽管他采取了预防措施，克丽尔还是有了他们的儿子布莱德·福特。这使得他们闪电似得结了婚。婚姻给布莱思的心灵和生活带来的只是一个女魔，这似乎是对爱情，婚姻甚至母爱的一种

午夜疯狂

嘲讽。

今晚，布莱思本打算从前门进去，然后非常礼貌地求见佳丝，理智地讲清楚这件事。恩克？布莱敦出租了这所房子，在过去的五年里他一直是佳丝的监护人，他会让他进去的。恩克和布莱思一直是好朋友，在商业上也是忠实的合作伙伴。

但当布莱思的车夫把车停在贝尔格拉夫广场前时，他没有从那扇高高的客厅窗户后面看到恩克和那些人在一起聊天，也没发现恩克雇来陪伴佳丝的保姆艾伦·牛顿。布莱思只看到佳丝和肯德尔夫妇及萨瑟兰夫妇在一起。他还注意到还有一个男人和佳丝很亲密——他的一只手放在她的后腰上不舍得拿下来。

他是谁？他怎么有资格参加佳丝和密友们的聚会呢？

布莱思走进佳丝的卧室，站在闪烁不定的煤气灯光中，心里充满了疑问：佳丝最终还是喜欢上某个男人了吗？

他的脑海里突然闪现了阿哥里特·温德浩恩和一个男人上床的裸体形象，他为这种想法大吃一惊，

更令他吃惊的是，此种想象也使他感到非常伤心。

见鬼，他这是怎么啦？他知道总有一天她会结婚的，到时他们就不会和以前一样总能在一起了，也不能和他在一起聊天了。

不管怎样，他今晚一定要见到她。

布莱思把帽子掀起来，把它放在佳丝凌乱的书桌。他摘下手套把它们扔到帽子里，脱掉大衣，小心翼翼地搭在壁炉旁的扶手椅上，以免衣服上的冰雪会落在旁边的照相机上。像她的朋友安一样，佳丝喜欢把她屋里烧得暖和和的。

当他看到壁炉上台的相片时，他燥热的身体顿时打了个冷

颤。

十多张小福特的照片分别镶在银色的、方形的、椭圆形的、大大小小的镜框里，有些照片布莱恩自己也有，佳丝加洗了一些，把一些她认为照得特别好的给了他。但是她收集的照片中有一些是福特光屁股的，一张是爬着玩耍的，另一张是他三岁时很不情愿坐在照像机前满脸不高兴的样子。多么可爱的小福特啊。

福特的失踪使他泣不成声。他扭过脸，不忍心再看这些照片。

他发现佳丝的卧室里靠近客厅处有一把舒适的大椅子，坐在那儿他就可以不看到亲爱的儿子的照片了，却能看到孕育了他儿子的那张大床。就是在这张床上他把自己的灵魂和思想献给了一个不值得他爱的女人。而他现在又坐在了这里，想还来还真是很滑稽。他今晚不准备把佳丝看作他的朋友、他的红颜知己、他前妻的妹妹，而是只把她当做一个唯一知道他的儿子下落的人。

佳丝向安？肯德尔和瑞恩？萨瑟兰告别，她们正穿着外衣准备与自己的丈夫回家。两位男士站在门前，谈论着他们感兴趣的话题。“我们不要等到明天中午了，现在就告诉我你们对莱尼的看法吧。”佳丝扬起眉毛说。

安笑着说：“你是否太急了。”

瑞恩看了一眼佳丝的晚礼服的下摆。“地板上好像有声音，她在着急并用脚敲地板呢，亲爱的。”

“嗯，”安玩笑地说，“我们还是最好在地板裂开前赶紧离开吧！”

佳丝咬着牙说：“如果你们现在不告诉我你们对莱尼？爱

午夜疯狂

德瑞知的看法，我就不和你们说话了。”

安佯作震惊的样子看了一眼她的堂姐瑞恩说：“感谢上帝，这里幸亏没有记者作花边报导，否则麻烦就大了。”

“安，”佳丝坚持道，“快告诉我嘛！”

安看了一眼瑞恩，用一种象她的爵位卡尔顿女公爵一样雍容的口气说道：“亲爱的，我觉得冷！”

瑞恩摊开手掌放在胸前，“可不是吗。”

“我马上就能让你们暖和，但如果你们不告诉我……”

安咧着嘴笑道：“他当然是伦敦这一时期最有资格的美国女继承人的理想丈夫了。”

“正是，”瑞恩接着说，“他有结实的下巴，甜甜的巧克力一样的眼睛和……”

“瑞恩！”安叫住她。

“和一些财产”，瑞恩给安使了个眼色，“对吗？”

“首先，”安抬起手来竖起一个手指头，“首先最重要的是对你妈妈。”

佳丝松了一口气，她们一贯以这种方式来分析身边可能成功的候选人。上帝知道自从佳丝两年前参加了伦敦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以来有多少追求者围在她身边，但一直没有人能够吸引她。与其说她长的漂亮，倒不如说她活泼可爱更合适一些。她的嫁妆更是丰厚，其诱惑力并未因她姐姐带给她的坏影响而有丝毫的减退。奥古丝塔？罗伯特？温德浩恩是有名的美国四大美女中唯一没有结婚的。另外三名：安？布莱顿嫁给了卡尔顿公爵第十六世莱思·肯德尔；瑞恩把嫁给了一位著名的小说家兼议员加文·萨瑟兰；佳丝的姐姐克丽尔嫁给了奥德斯沃斯伯爵第十二世布莱思？爱德华？弗克那并生有一子，婚后不久

因克丽尔的婚外情而离异。

瑞恩点头道：“莱尼的头衔很显赫。”

安补充道：“葛莫斯雷子爵。”

瑞恩竖起第二个手指：“爵位和土地都是你妈妈最喜欢的。”

“第三，”安说“这就是钱的问题。”

“是很可观的一笔钱。”佳丝宣布。

安一边围头巾一边说：“所以我们断定莱尼追求你并非因为你有钱。”

瑞恩宝石蓝色的眼睛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这对她丈夫的政治事业是无价的。“亲爱的，通过莱尼今晚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出他并不在乎佳丝的爸爸给未来女婿的五万美金。”

“想想看，”安说“利息有多少。”

“你认为，”佳丝走近前问，“他喜欢的是我这个人吗？”

安的眼睛里闪耀着关怀的目光：“凭你的直觉呢，亲爱的？”“我想莱尼和我很合适，比我喜欢的都强。”“当然，”瑞恩的中指和姆指圈了圈，“因为没有你喜欢的人。”

莱思和加文两位先生走了过来。“讨论结束了吗？”莱思边问边挽住妻子安的手臂并帮她围好披肩。

“你们知道这事？”佳丝笑了起来。

加文用胳膊搂住瑞恩说：“亲爱的，我们在这个家里已经很长时间没被注意了。”加文用“家”这词使得他们会心的笑了。加文继续说：“好啦，分析结果到底怎样，今天莱尼赢了吗，有没有赢得这未婚少女的芳心呢？”

瑞恩亲吻了吻丈夫的脸颊“他的得分很高，你们怎么想的，我们是否可以让他加入我们呢？”

莱思凝视着他的妻子，“你父亲喜欢他，给了他可观的经济帮助。”

“噢”安说：“那是典型的我父亲赞同的方式。”

“好吧”佳丝想结束讨论。“我知道你父亲会告诉我爸爸的，我确实想以正当的理由结婚。”她皱了皱眉头。

“明天午饭时，我们再继续，”安保证道，“大家早点过来，我们利用下午的时间再仔细分析一下莱尼的性格。”

瑞恩接话说：“挖掘爱德瑞知家族的历史。”

“对，五月份妈妈来之前，”佳丝发誓说：“我一定要做好对付的准备，今年她会想尽办法不让我结婚的。”

妈妈维罗妮卡？温德浩恩去年五月份来过伦敦，专门陪她的小女儿第二次进入社交界。她母亲坚持认为佳丝在六月前接受男士的求婚是不妥的。佳丝宣称，她不仅即将成为一个老处女，也即将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因此，佳丝必须尽快结婚，以表明她与姐姐不同。

佳丝曾两次硬要她妈妈考虑她的婚事，她妈妈一件也没有同意，并在同年七月怒冲冲地坐船从纽约来到伦敦，威胁佳丝如果不回纽约的话，就断了她的生活费，并把她在她父亲公司里的股份充公。一想到回纽约后将会整日和母亲呆在一起，佳丝就更坚定了必须结婚。只有莱尼·爱德瑞知是她找到的合适人选。

“不要着急，亲爱的”瑞恩安慰她说“我们会帮助你的。”

佳丝撅起了双唇。如果你们真想帮我，就应该让我仍然保持单身。

安边戴手套边说：“明天告诉我们你选择莱尼的原因。”

瑞恩继续说：“原因要简短。”

“正是，”安坚持说：“只有一个原因，为什么要嫁给他。你爱他吗？”

佳丝想她或许会爱上他的，如果她用心这样做的话。

她把他们送出门外，和每位客人吻别。守门人辛普森像木雕似地站在门前，客人走后他关上大门，顶上门杠并上了锁。伴随着佣人收拾银制茶具的音乐般的响声，佳丝上了自己的卧室，今晚她过得很好。一周前克丽尔说明天早晨来访，但今天下午收到一封信又说她不来了。对于佳丝的姐姐来说，变卦一点都不稀奇，特别是在她因男女关系搞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佳丝推开门叹了一口气，然后反身倚在了门上。她摘下耳环，换下她那华贵的晚礼服。在她再次读她姐姐的信件前，她需要深呼吸一下。她必须得清晰地思考，因为不管她的姐姐想怎么做，尤其是和情人有关的时候，都意味着佳丝得给她收拾她的烂摊子。

佳丝不愿克丽尔毁了她和莱尼的将来。莱尼是唯一合格的单身汉，他可使得佳丝为他的小玩笑动心，他蓝色的双眼闪耀着动人的光芒，他的吻使人感到心驰神往。这一切使她想要他的身体。正如她渴望另外那个男人的身体一样。对她来说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在法律上和道德上都是不允许的——还有那个因克丽尔而令人痛苦的过去。

佳丝不再想那个他，莱尼才是她的未来，她笑了。

她摘下宝石项链，把它们放在手饰盒里，她不打算再叫佣人为她干什么了，也不想和任何人说话，她只想静静地想一些她要和他结婚的原因。

她大步向壁炉旁走去，突然她停了下来。她惊讶地发现一件男人的大衣搭在她的椅子上，但当她认出那双皮手套上的姓

午夜疯狂

名首写字母时，她定下心来。

布莱思在这里，她的心跳得更快了。

布莱思为什么在她的卧室？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无礼过，对她也是如此。

她盯着壁炉的火焰，感受到了他的呼吸。她不希望他在此，在五年前她已经就把爱的心扉向他关闭。

他为什么在午夜来这儿？

经验告诉她肯定是因为克丽尔。

她的姐姐又干什么了？

佳丝慢慢地转过身，在微弱的灯光中，她依稀看见他穿着黑裤子的两条长腿和搭在椅子扶手上的宽大而好看的手。他的小手指上戴着一枚图章金戒。他的姿势展明了他是谁——这位她姐姐曾爱过的，嫁给他又给他戴了绿帽子的奥德斯沃斯伯爵第十二世。

佳丝走向他，她的心剧烈地跳动着。她注意到他呼吸很急促，这表明他在生气。“布莱思”，她跪在他身边，拉住他的手，有时人在发怒时，身体会凉得像死人一样。“是辛普森让你进来的吗？他没有告诉我们。”

“我是从佣人通道进来的。”

“为什么？安和瑞恩在这吃晚饭，还有她们的丈夫，你本可以和我们一起吃饭的。”

他扭过头，她看到了他的脸，天啊，过去的五年里，她曾看到的布莱思是高兴，沉思，悲伤，愤怒。但从未出现这样的凄惨。

“怎么了？”她轻声问，用手掌抚摸着他的两颊，他停止了呼吸，“噢，布莱思，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的那只水晶一样的蓝眼睛闪着疯狂的光芒，“克丽尔在哪儿？”

“什么？”

“你听得见我在说什么。”

佳丝退后了一步，布莱思从未用这种仇恨的语气和她说话，“我想我不……”

当她把手从他脸上缩回来时，他突然抓住她的手腕，把她揪到他怀里，她能感觉到他强壮的身躯在颤抖。当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她就曾幻想这样近地触摸他的身体，用手，用唇感受他肌肉的纹路。这种幻想持续了好几个月。但当他娶了克丽尔后，佳丝不得不把这些白日梦抛到脑后，她告诫自己，只能把布莱思当作一个朋友看待，正如他看待佳丝那样。

“不要假装你不知道，佳丝。”她努力挣扎开，“我不知道。”他把她拉到他的两腿之间，“什么事她都告诉你！”他暴跳如雷。

佳丝的紧身胸衣松开了，双乳几乎都露在外面。布莱思扳住她的腰，把她拉得更近了。她的皮肤紧贴在他的胸前，一股香水味从他身上阵阵飘来。使她感到可怕的是她的身体象往常一样有了某些变化：她的乳头变硬了，肠胃好象打了个结。

布莱思托起她的下巴，“你知道她的下落，我从你的眼中能看出来。”他的眼睛开始模糊。虽然她已平息了她的怒火，但她还是决心维持自己和她姐姐及她前任姐夫的朋友关系。“布莱思！我一直尽量作到公平对待你和我姐姐，现在也是如此。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想知道克丽尔在哪儿，但你必须清楚你无法强迫我告诉你任何消息。”

他看了她一眼，好像要说你可以试试我的耐心。但终究还

午夜疯狂

是没有说出来。他的目光落在了她的红唇上。他松开紧抓着她的手，把她拉近一些，拥着她，吻着她的发髻说：“天哪，对不起，佳茜。”他吻着她的太阳穴和闭着的双眼。她情不自禁地靠得更近，双手抓住他的肩膀。

你们不能拥抱。佳丝推开布莱思。在她和布莱思·弗克纳之间有一道理智的界限。这道界限迫使她必须远离他的怀抱。她站了起来，直奔向客厅，倒了两杯葡萄酒。

他的两手抱头坐在椅子上，她端着一杯葡萄酒又跪在他身前，他没有动，她用手指梳理着他那棕色头发说：“喝一杯吧！”

他抬起头注视着她：“你怎么会是她的亲妹妹呢？”

“我们有很多共同的特点，”她把酒杯递到他的手中。

他轻蔑地说：“比如？”

我们俩都很爱你。即使我举一些例子，你也会反驳我的。走，到客厅那里暖和。”

“我不去。”

“为什么？你不能坐在这儿，你还没暖和过来呢。”他喝了一口拿破伦酒，摇着头坚持不去。她不愿和他争辩，只是想帮助他解决困难，“你今晚是从奥德斯沃斯过来的？”她从克丽尔那得知布莱思在圣诞节前把福特接到了他在北汉普顿郡的住处，来年开春再送来。

“是的，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他又呷了一口酒。

“坐火车？”

“我的马车。”

“在这个暴风雪夜晚？火车没有太大的危险。”

“没有火车，铁路被冰雪封住了，我必须今晚找到你，我

的车夫让我及时赶到了，我会酬谢他的。”

“我相信你会的。”任何一个满足奥德斯沃斯伯爵第十二世的人都会得到他慷慨的奖赏和回报。佳丝不知道是否布莱思在遇到克丽尔及她背叛他以前也这么慷慨大方，她只知道这个对朋友、对佣人、对他唯一的儿子都乐于付出的男人就是被他曾爱过的女人背叛了的人。克丽尔也爱过布莱思，但她渴望更大的自由。只有他们的孩子给布莱思带来了他全部的爱。

“你带着福特吗？”佳丝突然惊恐地问到。这不太对劲，不论他去哪总是带着他三岁半的儿子。

“没有。”他有气无力地说，“我需要你的帮助，佳茜。”

布莱思是唯一还么叫她的人。“我会尽我最大努力帮你的，布莱思。”

这也是她对克丽尔发过的誓言。佳丝六岁那年，妈妈用鞭子抽她，是克丽尔替她受了罚。那时她就下决心无论何时她姐姐需要她的帮助，她都会做到的。

佳丝在过去的五年中一直十分热爱他的姐姐，并克制着对姐夫的感情。让她感到高兴的是，她成功了。克丽尔知道她的小妹妹曾经非常欣赏布莱思，这挑起了克丽尔的竞争欲望。她和佳丝打赌说她能让这位奥德斯沃斯伯爵向她求婚。后来克丽尔自己告诉佳丝是她勾引布莱思娶她的。

“克丽尔都干了些什么？”佳丝也听说了不少有关的消息，克丽尔和一个爱尔兰诗人有染，那个人去年和一位比他大 14 岁的公爵夫人鬼混，一时间都被柏林和伦敦闹得沸沸扬扬。克丽尔也因此成为人们饭后谈资的笑料。自从和布莱思离婚后，克丽尔又找了四五个情夫。布莱思对这并不奇怪，而是感到很尴尬。佳丝则很同情姐姐，因为克丽尔知道自己很放荡，对自

己的不负责任也很痛恨，但就忘自己江口。

布莱思把酒杯放在一旁的桌上，用力攥着手指。佳丝看到他发白的指关节，意识到他铁钳般的双手就好象要勒死克丽尔一样。

他瞪着佳丝说，每个字都饱含着愤恨：“克丽尔绑架了福特，她要二百万英镑的赎金。”

2

“在很多家庭，长女的地位很重要。要想获得别人的爱，她们首先得克制自己的情感。否则她们将享受不到家庭的融洽气氛。”

菲森夫人礼仪手册，1850

“不！”佳丝跳了起来，“不，克丽尔绝不会这么做的！”

“冷静些，你我都很了解她。”

“她不会……”

“你的反应很正常，你护着她是值得称赞的，也是可以想象的，但你对她的性格做了错误的估计，这很可悲，不是吗？”

“克丽尔是爱福特的。”佳丝抓住床柱靠在上面。

“什么时候？”布莱思尖刻地说：“是在孩子只有两个星期大时她为了一个舞会离开自己的孩子而跑回伦敦的时候吗？还是在半年后福特得了喉头炎的时候？当我们绝望时，你赶来帮我照顾孩子，而她却收拾行李去乡下过周末了。”